

品味 红色经典 ④

核心阅读

《党的女儿》给了我荣誉，给了我永不老的灵魂。演党的女儿，做党的女儿，是我不懈的人生追求

今年，我们迎来建党百年，我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也到了第八十个年头。回忆我的艺术道路，思绪万千。因为主演电影《白毛女》被全国人民知道，“喜儿”成了我的代名词，但让我一辈子感到无比自豪，对我激励教育最大的，还是在电影《党的女儿》中扮演共产党员李玉梅。

《党的女儿》根据作家王愿坚的《党费》改编，讲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李玉梅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始终忠于党的事业，不顾自身安危与敌人斗争的故事。现在看这部电影，我自己也要流泪的。

1958年，《党的女儿》开拍。导演林农看过我演的电影《白毛女》，对我充满激情又质朴的表演比较认可，就选定我饰演主角李玉梅。相似的革命斗争经历，以及在中央戏剧学院18个月的理论学习，给了我扮演李玉梅有利的条件。但由于当时不了解南方人民的生活习俗，开始创作时，我感到比较吃力、忐忑，毕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所幸我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来自江西兴国的妇女代表刘友秀和范秀英。她们参加过苏区对敌斗争，详细给我叙述了红军长征前后苏区的斗争形势。介绍中，她们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兴国山歌来：“哥哥出门当红军，斗笠背在背中心。祝福哥哥打胜仗，消灭敌人不留情。”这一切，让我真实感受到当年的斗争情景：红军为什么要转移，李玉梅他们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是怎样坚持斗争的，最后又是怎样牺牲的……我只要一合上眼，就是刘友秀、范秀英和李玉梅三个人的形象，也会想起参加革命的经历，我觉得一下子抓住了李玉梅这个人的精髓，有了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很快投入紧张的拍摄中。

虽然时隔63年，《党的女儿》创作集体的每个日夜、每个场景、每句台词，以及所有的大小细节，我都历历在目。

影片中我饰演了成年的女儿小妞和母亲李玉梅两个角色。两人经历不同，内心世界不同，我用不一样的眼神来表现。小妞是文工团演员，她活泼稚气，眼睛水汪汪的，她穿的文工团演出服是我自己的服装。某种程度上，小妞演的是我自己。母亲李玉梅则复杂了很多。李玉梅与参加红军战略转移的丈夫分别，她抱着小妞，眼睛里含着泪水，低下了头，用此来说明她的成熟。我没有让她哭哭啼啼的。李玉梅回到八角岭，看到同志们牺牲在街头的场景，她的眼中没有泪水，而是一丝冷峻的光，是对敌人的仇恨和愤慨。影片高潮部分，李玉梅为了掩护同志而被敌人带走，她对小妞说：



演《党的女儿》 做党的女儿

田华

“听妈妈的话。”导演给了李玉梅的眼睛特写镜头，依然没有泪水，而是为革命牺牲的无畏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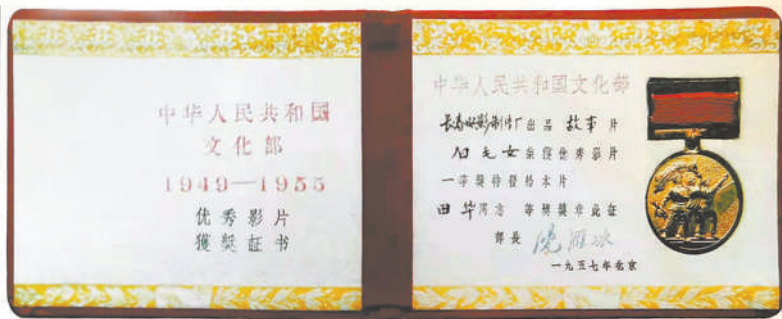
电影中三次党小组会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第一次，李玉梅和两个女党员在山洞里学党章，选小组长，决心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继续斗争；第二次，她们开会决定发动群众，将在村头的革命烈士遗体安葬起来；第三次，她们决定为没盐吃的游击队筹集腌菜，以这种特殊党费的形式表达对组织的深厚情感。这些都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每一个党员就应该这样，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情形下，都要永远保持对党的信念和忠诚。

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成为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很少写影评的茅盾先生破例发表了《关于〈党的女儿〉》的评论文章，评价“田华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电影就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有人说，这是党的女儿演《党的女儿》，我觉得这是最贴切的比喻，是对我最大的激励！

我生长在河北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儿时记忆大都是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的场景。12岁，我报名参加抗敌剧社，成为儿童舞蹈队的一员。自此，我的生活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记得我参军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妈妈！你在斗争中成长，你在斗争中壮大……”我参加慰问“百团大战”指战员凯旋，爬上梯子向我们胜利的官兵敬礼，直到最后一个士兵通过，胳膊都举酸了，但心里特别高兴，特别骄傲。后来，我参加剧社创作的《子弟兵和老百姓》《清明节》《红枪会》等文艺节目，还参加过对敌政治攻势，在房涑涑敌后炮楼下的村庄演出，历经炮火的锤炼，思想上也成熟了。

16岁那年，我入了党。在面向党旗宣誓时，我决心一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部队打到哪里，我就跟谁抗敌剧社演到哪里。从保定、石家庄到天津，再到张家口、宣化、北京，为部队官兵演，为驻地群众演。



战争让我从无知的孩子成长为有理想、有追求、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文艺战士。这样的经历，让我塑造“党的女儿”形象，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真情流露。所以，李玉梅与我水乳相容、交织在了一起。我的血液里，融入了李玉梅的血液！

大家对电影《党的女儿》评价很高，不是因为演得好，而是王愿坚的原作写得好，是林杉再次创作加工得好，是导演导得好，是摄制组付出全部心血的结晶，更是一代共产党人牺牲的壮烈和崇高的精神感动和教育了观众。

《党的女儿》给了我荣誉，给了我永不老的灵魂。演党的女儿，做党的女儿，是我不懈的人生追求。从艺80年来，我所有作品都与不同的时代主题同步而行，一页页翻看，可看出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共产党人高扬的理想信念，和为了信仰持续奋斗的脚步。

如今93岁了，我还能用演员职业的特殊身份，坚定不移地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人，我扮演人物从来不分戏重戏轻、主角配角。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都像主角一样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以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良心去感恩生活，为民演出。

人都会老的，但艺术常青。在新时代，我还要做一个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战士，把表演作为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只要生命不终结，我的表演事业就不会落幕。

(作者为电影表演艺术家)

制图：蔡华伟

经典的回响

1991年 总政歌剧团根据同名电影改编了6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由阎肃执笔编剧，王祖皆等作曲。北京京剧院推出京剧版《党的女儿》。

2001年 庆祝建党80周年，总政歌剧团复排演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

2011年 庆祝建党90周年，总政歌剧团演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电视剧版《党的女儿》播出。

2016年 为纪念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国家京剧院根据同名歌剧创排改编现代京剧《党的女儿》。

2019年 山西省晋剧院根据同名电影和歌剧改编出新编晋剧《党的女儿》。

图片自上而下为电影《党的女儿》剧照、扮演“白毛女”时期的田华、田华珍藏的电影《白毛女》获奖证书。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评电视剧《山海情》
赵彤

电视剧《山海情》运神思之笔，从一个小伙子的成长写出了大时代的奋进，用一个小村镇的故事讲出了大中国的情怀，以小体量的篇幅浓缩了大道之行的气象。

《山海情》的故事从1991年延及至今，深情回望3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攻坚的艰辛历程和巨大成就。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到“精准扶贫”的实施，我国30年来的扶贫历程，通过《山海情》中从涌泉村、金滩村、闽宁村到闽宁镇的衍变呈现出来。“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今昔之间的脱贫史也是我们党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矢志不移的奋斗史。虽然剧中的马得福、张树成、陈金山、凌一农、吴月娟、杨县长等没有第一书记和扶贫队长的称谓，但他们是众多扑在精准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和各方面贡献者的先锋。

在《山海情》中，山的故事和形象从马得福起笔。这个“心眼子比石头实，脾气比驴还犟”的西北固人，19岁从风沙中开始磨砺，话不多、词不丽、手不停、脚不歇，立足在“瘠苦甲天下”的乡土，跟着张树成主任的脚步，围着大有叔、栓闷叔、白校长、水旺、杂娃这些“吊庄户”的日子转，在胼手胝足、执着隐忍中成长，走忠于职守的“独木桥”，奔个人荣誉的“高速路”。《山海情》所塑造的马得福、张树成是宁夏人民的赤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楷模。他们的形象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他们根基立得深、立得稳。

《山海情》中有民情、有深情。大有叔的暴躁脾气和小心思，在种蘑菇时的“后发致命”策略和卖蘑菇时的反复折损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马喊水作为代理村主任履职尽责中惯用的面如止水又暗度陈仓的精明，在追补“吊庄户”和动员整村搬迁时表现得精妙绝伦；那一句“从来都是你讲故事我听，哪轮得上我讲故事给你听”的台词，把水花形象推进到令人唏嘘不已的地步。《山海情》把角色的语言、行动和心理与他们的生活、身世、乡风写得严丝合缝，把心与情写得深透，生活的质感已不需反复描摹。

“登山则情满于山”，《山海情》首先是写给宁夏人民的一首质朴的颂歌。

《山海情》引入并开掘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将福建省对口协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故事呈现出来，通过剧情中从“闽宁村”到“闽宁镇”的建设轨迹，将兄弟省区携手扶贫的图景呈现出来。

《山海情》讲述的扶贫故事，将西北内陆的宁夏与东南沿海的福建并联在一起，从省区的层面领悟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内涵，从超越一地的国家视域中览略共同富裕的蓝图，从东西部对口协作扶贫的战略来彰显全国一盘棋的设计。在这部23集的小体量扶贫题材作品中，蕴含着历史感和大格局。

“观海则意溢于海”，《山海情》也是献给福建人民的一首豪迈赞歌。

《山海情》中从陈金山误打误撞式的报到，到闽宁航目标精准地走进戈壁小学的校园，一干福建形象和一副闽音口音，不仅让剧情灵动起来，也让人意味深长起来。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志合于闽宁两地对口协作的扶贫开发事业，合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同志”对于吴月娟、杨县长、陈金山、马得福等人

涵义更丰厚了。在《山海情》中，福建形象是间断出现、递进式联结的，整体处于配角线上。但在戏剧板块的设计中，福建形象常以“反客为主”的方式，演绎出己任在肩的精彩。

最突出的就是凌一农教授的戏。他率直，诙谐挂职副县长陈金山说话虚里吧唧；他真诚，听出了陈金山不顾科研规律急于让村民种菇挣钱的合理性，不再执着于按部就班地培育菌草；他善良，看见农妇跟随良久只为要一点青菜而低头无语；他机敏，发现马得福和水花可以成为种菇带头人，遂收马得福为徒弟；他担当，自垫资金纾解金滩村蘑菇保价的费用；他有血性，敢于向奸商挥拳，自己被打得骨裂也畅快；他有激情，在得知为了支援宁夏可能几年都回不去家时，他感慨地说：“现在真像我刚参加工作的年代啊！”这一个形象，让所有参与过东西部地区对口扶贫协作的人们都能感到与有荣焉。当陈金山离职时用西北方言对马得福说“饿（我）走了”，而马得福回以闽南口音的“那我好好作（工作）等你回来”时，方言已经不再是戏剧桥段，而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纽带。

一部《山海情》写出了贯通东西的中国梦，系紧闽宁的中国结，与风云并驱，与时代同行，《山海情》与《跨过鸭绿江》《大江大河2》一道，为“理想照耀中国”电视剧联播呈现了夺目的光彩。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下图为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审美创新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品格与追求

杜学文

索与创新，使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审美品格呈现新的可能与提升。作品努力呈现真实的历史面貌，一是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交流、讨论介绍事件的进程，二是通过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再现历史，三是展现中国人民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应。多线条有机推进，表现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必然性与道德正义性，使作品具有了宏阔的视野与高远的品格。

作品突出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使叙述有效性得到强化。以党中央的分析决策为主线，勾勒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应对的策略；以朝鲜战场的进程为时间线，描述抗美援朝战争的大致过程；以多个国家的反应为辅助线，反衬中央决策的正确与朝鲜战场的变化。尤其是，选择能够表现战争本质且独特的事件完成叙述，既有激烈的阵地攻防，也有长途埋伏的突然袭击，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极为生动地表现了战争形态的丰富性、多样性，使观众总是处于审美的新鲜感受中。

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是对作品审美品格的检验。《跨过鸭绿江》中有有名

姓的人物约有300个，真实与虚构并存。作品根据不同人物的年龄、身份、经历表现他们的个性，使人物形象成为个性鲜明的“这一个”。如毛泽东同志，既表现他高瞻远瞩、决胜千里的领袖风范，也表现他情感世界的丰实。志愿军司令员人物众多，基本上每个人的性格都能表现出来。彭德怀沉稳老练、指挥若定，但在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痛心疾首，潸然泪下。其他几位副司令员如邓华、韩先楚、洪学智等均各具特点。作品还虚构了普通战士等人物，如郑锐、郑双雪兄妹，神枪手陆乘风，汽车兵马金龙，医护人员金俊鹏、王珍珠等，也都各有特点、个性鲜明。描写外方人物时，没有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坚持了实事求是。

《跨过鸭绿江》的编创人员，在时间任务重的条件下，以对历史的尊重、对志愿军将士的敬仰、对艺术的执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创作。他们研读了大量史料，为全剧30多场重要战役设计出不同的特点。制景不仅考虑真实还原，还考虑光影变化与拍摄角度。哪怕一个烟缸、一条毛毯、一本书，也尽力表现出应有的历

史感。从艺术表现力着眼，选择气质与形象相适的演员来扮演角色。在拍摄盖马高原长津湖伏击战，演员要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环境中匍匐20多个小时，许多人在完成演出后都站不起来。

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重现历史的真相，还原战争的原貌，把观众带入真实的情境。那样的流血牺牲，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信念与坚守，那样的自觉与自信；用火热的胸膛挡住枪眼的黄继光，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忍受着烈焰直至牺牲的邱少云，独自坚守阵地毙敌二百余的胡修道，在最后时刻拉响手雷的孙占元……英雄难以尽数，充分说明，这是一支必胜的军队，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跨过鸭绿江》，把历史从时光的隧道中重现出来，在纷飞的尘埃中闪动人的光芒，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感悟，从琐碎日子中警醒。这种崇高之美，激发了人们的崇高之情，不仅属于荧屏上的艺术，更属于我们行进中的现实与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左图为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剧照。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播出后反响热烈，不仅因为全景式表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也因其艺术呈现的扎实与努力。它把我们带回那段高扬理想、充满激情的历史，再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不畏强权，敢于战斗、勇于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与祖国安宁的崇高精神。

革命历史题材是影视创作的重要领域，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为题材进行的创作，受真人真事的限制，虚构空间比较小，需要艺术家有把握历史并把历史转化为艺术的功力。如何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吸引力，是一种挑战。

《跨过鸭绿江》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探

